

小寒,喜得梅花扑鼻香

韩可胜

小寒,第二十三个节气,与最后一个节气“大寒”,为一年的时光画上句号。《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把小寒和大寒放在一起解释:“小寒,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小寒),月半则大矣。”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寒”与“暑”相对。与“暑”一样,“寒”也是一种感觉,看不见,摸不着,为了表达出这种感觉,古人造字时煞费苦心。现在字形简化,依稀还能看出这个字当初的模样:上面是“宀”(mián),表示“房屋”;中间是蜷缩的“人”;人的左右两边是四个“草”,表示盖上很多的草;下面是水。这一堆符号相叠加,抽象的寒冷顿时具象化了。中国人的智慧,在造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太阳最低,影子最长。之后,太阳已经在回归的路上,但是北半球的热量入不敷出,气温继续下降,所以最冷的时刻不是出现在冬至,而是出现在小寒大寒。但是,毕竟从冬至开始,太阳开始回归,阳气在积累,春天在酝酿,正如杜甫诗歌所写:“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小寒节气,动物、植物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被严冬按下暂停键的生命运动又将重启,这就是小寒“三候”和花信风。

所谓“候”,就是物候,是动植物根据环境变化而表现的新情况。一个节气分三候,每候大约五天。小寒节气的第一候“雁北乡”,大雁开始迁徙,它们要回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交配和生育后代,它们在那里出生,那里才是它们的故乡。第二候“鹊始巢”,喜鹊开始筑巢。第三候,“雉始雊(gòu)”,野鸡的雄鸟雌鸟一起唱和,“雉,雌雄之同鸣也”。小寒三候,都是为交配、生育和瓜瓞绵绵做准备,这是大自然最永恒、最真实的律动。

同样比人更早察觉到春天到来的还有花儿。从小寒开始,各种鲜花依次开

放。花比人守信,所以叫“花信”。从小寒到谷雨,一共八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三种花,从梅花开始,到楝花结束,这就是“二十四番花信风”。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后,就是炎炎夏日,春天正式谢幕。

小寒节气的花信风依次是梅花、山茶和水仙。梅花最先察觉到大地深处的暖意,最先传递了春天的信息,所以梅花是万花之首,是百花之首,是十大名花之首。写花的诗词千千万万,但最多的是写梅花,没有之一。

梅花是春天的使者。“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梅花已经开了,春天还会远吗?梅花是坚强的斗士。“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坚强源于艰苦,伟大出自困厄,美好的人生目标需要奋斗才能成为现实。梅花是孤独的隐士。“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斗是一种勇敢,隐士则是另一种勇敢。有些人挺身而出,有些人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也是值得赞许的品格。

梅、兰、竹、菊为“四君子”,松、竹、梅是“岁寒三友”。历朝历代,爱梅、敬梅、为梅所痴的人不可胜数。北宋诗人林逋,隐居杭州西湖,泛舟湖上。每逢客至,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掉舟归来。他终生不仕不娶,植梅养鹤,说自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元代诗人王冕,隐居会稽九里山,自号梅花屋主,一生种梅、咏梅、画梅,以卖画为生。朱元璋请他做官,他以出家来抗拒。“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人的理想主义,都能在梅花的斗士和隐士的双重品格中找到映照。

大自然的轮回生生不息。“大寒小寒,冷成一团。”天寒地冻之中,生命在萌动,活泼泼的春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新民晚报创刊转瞬已40年。犹记1981年岁末,我们这群“新民晚报之友”在黄浦区体育馆为晚报归来举办的那场盛大的联欢会: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致贺词,由北京拍戏返沪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以一首原创小诗表达了由衷的祝贺,文艺界丁是娥、王文娟、乔奇、李炳淑、杨华生等30余位艺术家作了长达3个半小时表演,彼时初涉歌坛的我,以青涩的歌声为现场三千余名观众增添了一份欢乐……此情此景清晰如昨!

40年间沧海桑田,40年乾坤巨变。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的灾难席卷全球,无人幸免,疫情的蔓延和发展大大超乎人们的认知。2020年2月,武汉严峻的疫情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当时,我每日专注于疫情发展的动态,心中不安,不断地叩问自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中,自己能做些什么呢?我想,宅人不宅心,禁声不禁声,我可以以声音参加战斗!于是,我在书架架起手机,朗读有关抗疫的报道,通过社会平台,以声传情,加入战斗。我进而想,一定有许多与我怀揣着同样心情而“报国无门”的同仁,于

是,我建议“上影演员剧团”与新民晚报强强联手,用最真诚的声音诵读最新鲜的资讯。几天后,一档“申声传情”的抗疫专题音频节目诞生了,由2月26日起至3月17日,一共诵读了20篇文章,对声援抗

归燕四十 尺牍情缘

梁波罗

疫起到了鼓舞斗志的积极作用。

同年8月,全市中小学开学在即,我发现市面上发售的三无塑料包书膜存在不少安全隐患,甚至含有影响发育和致癌物质。我们岂能允许,学生通过安检,戴着口罩进入学校,却任由有害包书膜随书本堂而皇之进入课堂毒害学生?!因此我投稿晚报夜光杯编辑,副刊部斟酌后将我的稿件转给科教卫部。经过调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我致晚报的信件和记者的采访,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报道获得了市委宣传部阅评表扬。

2020年10月,是我与老伴结婚五十年的金婚纪念,在10月中旬重游度蜜月时去过的杭州。归来后,写了一篇《能不忆江南》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留言区的许多留言使我感动,有些赞美之词令我汗

颜,催我奋进。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真善美的情怀是永恒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2021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2周年,电影《51号兵站》首映60周年。1961年国庆节期间我曾撰稿《我演梁洪》,刊发在当年10月3日的“夜光杯”。追溯我和晚报结缘至今已整整60

个年头了。去年5月27日晚报副刊发了我的一篇记述数年前访问活着的百岁“小老大”刘燕如的文字《铭记一生的拥抱》,读者纷纷留言抒怀,表达了对英烈的敬仰、对艺术形象的感悟,我也受益匪浅:60年前我成就了角色,而今角色成就了我!

感谢晚报提供给我如此宽阔的平台,令我有机会不断徜徉于我所想要表达的文字之中,与读者分享,与社会共同前行!值此晚报复刊40周年的日子里,请接受一位读者兼作者的祝福:祝这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成为更多读者的知心朋友!

十日谈

燕归来四十载

责编:刘芳

明日请看赵丽宏《在夕照中等待》。



夜光杯

我是个特别不爱戴帽子的人,可能是脑袋比较大的缘故。小时候有次跟团旅游,每人发一个天蓝色鸭舌帽作为旅行团的标志,我把帽后的扣子全部打开,也没能把脑袋塞进去,心里又怕走丢,只好把帽子拿在手里举了一整天,累得第二天胳膊都抬不起来。拍大学毕业照的时候,我又戴不上学士帽,只好硬把帽子顶在头上,像是马戏团里的海豚顶球,因为精神全集中在顶帽子上,合照里我的眉头都皱成了一个毛线团了。

到了工厂里之后,安全帽变成一件不可或缺的装备。可能正是因为不可或缺,所以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我这样的大头,松紧范围很大,让我人生首次习惯了戴帽子的感觉。毋庸置疑,安全帽非常重要,但我认为不只是因为安全,还因为它的颜色很多,在厂房里也算是一抹亮色,这是我对安全帽的第一理解。

和我一块儿入职的有两个操作工,一个是小刘,一个是小杨,他们戴的是白帽子,颜色鲜亮,看着比我的黄帽子更雅致一点儿,但很不耐脏,老工人人们的白帽子都被染得黢黑。我第一次和小刘见面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班长?”我说我是实习生,才刚来一个月。他似乎恍然大悟,点了点头。第二天我又遇见小刘,刚在他身边坐下,他就说:“你实习期过了之后,不是就成了班长?”我问小刘为什么硬要把我和班长联系在一块儿,他说:“我听说戴黄帽子的都是领导。”他的推理问题不大,毕竟我年纪还小,看着不像领导,最多也就是个班长。我说我是技术员,不是领导,他似懂非懂,也没再问下去。

这之后我对安全帽的颜色也没再有

那么好的印象,毕竟用颜色区分职位总是有些生硬。有天晚上我下班挺晚,就想着顺便去生产线上转转,看看夜班和日班有什么区别。那时天已很暗,我刚一走进厂房,就听见几声呼喊,回音四起,不见人影。我听了有些紧张,于是赶紧跑进操作间,只见小杨在质检台前正襟危坐,一通乱敲键盘。他扭头看见我,吁了一口

长气,拍着我的肩说:“你差点儿把我吓死。”我说刚才厂房里有人一声怪叫,不知出了什么事,他说这是夜班互助小组,晚上只

要有人看见黄帽子进来,就发出警报,全体做好临战戒备。我问他有什么可戒备,他支支吾吾不肯告诉我。我想起我的中学班主任喜欢穿高跟鞋,走路踢踢踏踏,这声音一传来,大家就赶紧装作埋头学习。毕业之后,班主任说她其实都知道,故意走路这么响就是为了惊醒我们。黄帽子和高跟鞋作用相同,这是我对安

全帽的新理解。两个星期前的一天,我把安全帽拴在自行车把手上,上楼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回来发现自行车还在,帽子已经没了。小杨告诉我,黄帽子不能随便放在路上,厂里有些临时工喜欢偷这玩意儿。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说我再问后勤要一个就是了。突然想到,这个安全帽可能是被一个修路工给拿走了。也许就在今天晚上,路灯没亮几盏,他借口上洗手间离开人群,换上黄帽子又踱步回来,他的朋友们吓了一跳,说:“有什么指示。”他忍不住突出了声,他的朋友们抬头看见他的脸,冲上前去揪下他的帽子,一群人拥在一块儿,笑成一团……

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它可就是全厂最有价值的一顶黄帽子了。

黄色安全帽

谈衍良



是谁修凿了莫高窟

甘鹏

在敦煌旅游,月牙泉亮灯之后,我和我妈便从景区出来了。我们不是自驾,又没有找到公车,假期游客太多,景区外完全打不到车。于是我们走了一公里多的路,疲惫,焦躁,崩溃,迷茫夜色中,我们一次次招手,但没有车停下,燃起希望又失望。最后,我们无意拦下了一辆拉鸡蛋的小货车,“敞篷小四轮”那种。

司机是个年轻人,他停下车,说的我只能听懂大概的当地方言:“你说的这个酒店,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去那边,但我可以把你们带到市区,你们就能打车了。”

“那付你多少钱合适?”

“要什么钱呢。”他说。

我们爬上了他装着鸡蛋的“敞篷小四轮”。

嘟嘟嘟,车摇摇晃晃。呼呼呼,风打在脸上。总算能回去了,不至于在路上茫茫然走。心里是暖的。

突然,车突然停下来了。“怎么了?是不能进城区吗?”结果是他专门停车,拿出来一个垫子给我妈坐。“这样可以舒服一点。你们抓稳,别掉下来。”

继续赶路,路过长长的公路,路过巨大的广告牌。宣传画上的飞天像、文创演出的巨大霓虹灯——敦煌那么有名,而此刻载着我们的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他雪中送炭,我们正坐在他装鸡蛋的小四轮上,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开到酒店门口,我和我妈在服务员惊奇的注视下爬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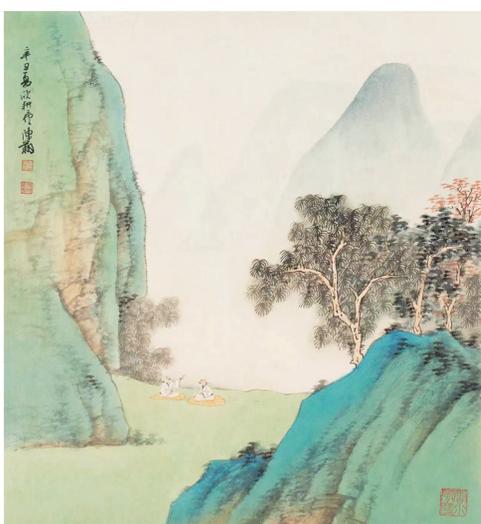
他还是坚持不要钱。“没啥,没啥。”他的笑容在夜色里很亮。

他不是出租车司机不是导游,敦煌繁荣的旅游文化和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只是个卖鸡蛋的本地人。我甚至没有办法把他推荐给任何来敦煌游玩的朋友,连我自己可能也再不会遇到他了。但我想把不知其名的他和他的西北一起介绍给没有来过西北的朋友。

西北是个好地方,这里风景壮阔,好人好多。

第二天,我们去了莫高窟。浩瀚的历史在眼前,心底问出一个问题:是谁修凿了莫高窟?能工巧匠,胸怀信仰,默默付出,可是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

而我想起了昨晚帮助我们的他,他的笑脸——是谁修凿了莫高窟?应该就是心里有爱,笑容有光的人吧。



江南好 薛邃词 陈翔画

江南好,芳径草萋萋,细雨轻风鸥鹭语,青山绿水小楼依,江上布帆驶。真如梦,弹指一挥驰,蒙稚白头恍惚里,故园景物尚留几?淡墨记依稀。

在西递,夜晚的灯火不仅驱除黑暗,还有一种撩人的意味,五光十色的灯火将古民居、祠堂、牌楼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轮廓,营造出别样的意境,一条条巷弄也被映照得迷离,光影四溢。灯火下的西递犹如一位古典美女,略施粉黛,吟诵着一曲徽州小曲。

夜幕降临,西递的灯光渐渐亮起。走在古老的巷弄街道,原本退缩到暮色中的深宅大院、楼阁牌坊此时像是受到灯火的邀请,又重新回到人们面前。然而,一切似乎又不是白天古村落面貌的简单重复与再现,恢弘的古建筑群似乎被重新不在的灯火重新粉刷、重新分割组合、重新包装,呈现出一种朦胧迷离,古朴典雅的面容。

深宅大院没有白天人来人往,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幽静。驻足胡氏宗祠门前,一束灯光将古老的宅院勾勒得错落有致,更显徽派建筑的阔绰大气,让人深思仰望,流连忘返。在灯光的照射下,沧桑的门罩、门楼,似乎焕发

西递的灯火

姚中华

了青春般的容颜,精细的徽州砖雕木刻画面更加清晰、精致;飞檐翘角上的怪兽栩栩如生,正抬头仰望黑漆漆的天空。马头墙愈发高耸,似乎依然在守护着深宅大院内百年不肯吐露的秘密。

依旧是白天踩踏过的青石板古巷,此时在一盏盏路灯的映照下,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路灯的明亮程度恰到好处,既不晃眼,也不昏暗,橘黄色的光线柔和而暖昧,照在斑驳的石板路面和青苔点点的墙体上,如同涂抹上一层薄薄的油彩,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似乎走到古巷深处,就能听到百年徽商巨贾们的窃窃私语。

同样发出暖昧灯光的还有跻身古老宅院中间的酒吧。酒吧门面装饰富有创意,虽是古

民居改造而成,却透露出代气息。酒吧是小资时尚生活的产物,白天关门打烊,夜晚才是属于他们时光,可以挥洒尽情享受,酒吧里正播放着一支欧洲乡村民谣乐曲,曲调舒缓而优美。我不知道酒吧何时现身西递,也许我无从断定这是另一种文化入侵,还是两种文明的互动与补充。西递的灯火下,现代与古老,质朴与浪漫,二者不但互不冲突,反而呈现出一份独特的和谐之美。

西递夜晚的灯火,不仅释放着一种温情,也演绎着奔放与激情。在景区入口处,每晚都上演着一场灯光秀,引领着人们穿越时空,去领略古老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束变幻莫测的神奇的灯光照射在高大的刺史牌楼上,魔幻的光影将千年古徽州文化以动感的画面,一一展现。萦绕在耳边深沉的解说,如同有一位徽州老者,讲述着一代徽商远走他乡,创造百年辉煌的传奇故事。此时,我难抵一束灯火的诱惑。